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高尔基作品

高尔基中短篇小说集

Gao Er Ji Zhong Duan Pian Xiao Shuo Ji

SHI JIE WEN TAN JU JIANG MING PIAN MING ZUO DA X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高尔基中短篇小说集

[苏联]高尔基

707-05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年 2 月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编委会

主 编：王 宁

编 委：李 珊 李广兴 宋永和
孙 峰 张小为 潘文文
曹 勇 王 伟 马天行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责任编辑：张耀天 策划：张文清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东兴印刷厂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440 印张 10560 千字

ISBN7-80606-635-7/I·46

全套定价：1112 元

本册定价：28 元

目录

圣诞节的故事	1
加那瓦洛夫	12
在草原上	69
奥尔洛夫夫妇	83
沧落的人们	147
春的旋律	218
戈尔特瓦的集市	223
一本令人不安的书	236
伊泽吉尔老太婆	241
马卡尔·丘德拉的故事	268
苦之乐	285
情窦初开	308



圣诞节的故事

……写完了圣诞节的故事，我丢下笔，就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是深夜啦，刮起了暴风雪，我的听觉捕捉到了某些奇怪的声音，好像是轻轻的絮语，或者是什么人的叹息，它们从大街上穿过墙壁，透进我那个沉浸在暗影里的小房间。这，大概是被风吹扬起来的白雪，碰到房屋的墙壁和窗户的玻璃发出沙沙的响声。这时，在空中有某种轻盈的白色的东西，不停地从窗前飘过，飘过来就又消失了，把一阵寒气吹向我的心头。

我走近窗口，望着大街，把那由于苦思冥想而发热的头，倚靠着寒冷的窗框。大街上是一片荒凉……大路上不时被狂风刮起一阵阵白雪的烟雾，像是白色的透明的碎布片在空中飞舞。正对着我的窗子，亮着一盏路灯，小小的灯火在同风搏斗中摇晃着，颤抖的光带像一把宽阔的剑似的在空中伸展着，而从房顶上撒下来的白雪，飞进这条光带，刹那间在它的当中闪耀出五彩缤纷的小火星。看着这风的游戏，我感到忧郁而又寒冷。我很快脱掉衣服，熄了灯，就躺下去睡觉。

当灯光熄灭，黑暗充满我的房间时，响声好像听得更加清楚，窗户像个模糊的白色大斑点盯着我。时钟急忙地数着分秒。

有时白雪的沙沙声淹没了它们冷漠无情的滴答声。但接着我又重新听见秒针的响声消逝在永恒之中。当它们那样清晰地响着的时候，就好像时钟是装在我的头脑里似的。

我躺着，想着我刚才写好了的那篇圣诞节的故事。它写得



成功吗？

在这篇故事里，我介绍给人们的是两个乞丐——一个瞎眼的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的事情。他们是被生活折磨够了的、胆怯的、温顺的和半死不活的人。圣诞节前夜的一大早，他们就离开自己的村子，走遍附近的村庄，想讨到一些施舍，好庆祝救世主诞生这个伟大的节日。

他们想，他们还来得及跑完最近的几个村子，并且在晨祷以前，带着以基督的名义施舍给他们的满口袋各式的东西，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可是，他们的希望是落空了——人们施舍给他们的东西很少，有钱的人由于他们固有的吝啬没有给什么，而穷苦的人则由于自顾不暇。当这一对疲倦了的乞丐，决定该是回到他们整天不在家又没有生火的那间简陋的小屋时，天色已经很晚了，肩上背着轻轻的袋子，心里怀着沉重的忧愁，他们沿着铺满白雪的平原走着。老太婆在前面，老头儿抓住她的腰带，慢慢地跟在她后面走。夜是漆黑的，乌云遮蔽了天空，狂风吹扬起白雪，两个乞丐的脚陷在雪地里，对于这两个老年人来说，回到村子的路还不近呢。他们一声不响地走着，由于寒风透骨，又被大路上刮过来的白雪盖满了全身，他们都快冻僵了。被白雪照花了眼睛的疲倦的老太婆迷了路，她沿着盆地走了好久啦，而她的瞎眼的老伴唠叨地问她：

“快到了吧？瞧，我们赶不上晨祷啦……”

她对他说：“快到啦。”她冷得缩着身子，累得筋疲力尽。她察觉出她迷了路，但她不想立刻把这话告诉老头儿。有时，她觉得风刮来狗叫的声音，却是从相反的方向传过来的。

最后，她实在无能为力了，就对老头儿说：

“求基督宽恕我吧，老头子，我迷了路……我再也走不动



啦，我坐一会儿……”

“你会冻死的。”他说道。

“我稍微坐一会儿……咱们就是冻死了，那又算得了什么？咱们的日子反正不好过呀……”

老头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就对她让步了。

他们坐在雪地上，背靠着背紧倚在一起，他们这样坐着，就变成了两个被风戏弄着的破衣烂衫的布团。风把白雪吹刮到他们身上，撒了他们满身尖角形的晶莹的雪花，——穿得比自己瞎眼的老伴还要坏一点的老太婆，很快就感到特别暖和。

“老婆子，”快冻僵了的瞎子叫唤她，“站起来呀，走吧！”但她已经快睡着了，朦胧中向他讲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话。

他想把她扶起来，但是扶不动——扶不动——他没有力气了。

“你会冻死的！”他对她叫喊道，然后就向着荒野高呼求救。

但是她感到很好。当他为她忙得疲倦了的时候，他又重新一声不响，绝望地坐在雪地上，他已经认定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上帝早为他们安排好了的，就正像在前面等待着他们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一样。暴风雪并不很强劲，但是那样顽皮，在他们四周围吹刮着，淘气地把他们周身都盖满了白雪，愉快地吹着他们的破衣烂衫，它们保护着他们由于长年累月的困苦生活而精疲力竭的衰老的身体。

突然间，风送来了响亮而庄严的钟声的召唤……

“老婆子！”老头儿的精神为之一振，“敲钟啦……做晨祷啦……咱们赶快走吧……”

但她已经到那人们永远再不能回来的地方去了……

“听见吗？敲钟啦，我说……站起来呀！……哎！我们已经晚啦！”他试着想站起来，但是不能。这时他才了解到，他已经完



了，于是他就在心里祈祷起来……

“主啊，接受你的奴隶们的灵魂吧……我们两个都是有罪的人……宽恕他们吧，主啊，饶恕他们吧……”

这时他感觉到，穿过田野，在白色的，闪着明亮的光辉的雪中，有一座灯火辉煌的神殿——奇异的神殿，正向他飞过来！它完全是由明亮地燃烧着的人心所建成的，这本身就像个心的形状，在它当中的高台上，站着的就是基督本人……

看见了那个，老头儿就站起来，双膝跪在神殿门口的台阶上，他两眼复明了，看着救世主与受难者，而主就从高台上用动听的和清晰的声音说道：

“由于慈悲而燃烧着的心，——这就是我的神殿的基础。走进我的神殿吧，你，在一生中那样渴望仁慈的人，你，不幸的和被侮辱的人，你走进来，高兴起来吧！……”

“主啊！”这个两眼复明的老头儿，由于高兴号泣起来，

“主啊，祝你永生不朽！”

而基督用明亮的微笑，向着老头儿和他的生活中的老伴微笑了起来。她也由于救世主的微笑而复活了……

这样两个乞丐就冻死在田野里了。

当在记忆里回复起这个故事时，我躺着和想着，它够朴素和感动人吗？它会在那些阅读这篇故事的人们的心里，唤起怜悯之心吗？我觉得——会的！这篇故事，整个地说，应该产生我所预期的那种印象。

我这样想，感到很满意，就开始打起盹来，朦胧欲睡中我想起过节的事，还想起那些由于过节而带来的物质上的操心。什么开销呀，什么打扰呀……于是我想，人们把伟大事件的日子变成了自己愚蠢的胜利的日子。人们从没有比过节时更为生活琐事所烦劳的了。



时钟不停地响着，用毫不留情的精确性，记下了我生活里消逝得无影无踪的每分每秒。梦中我听见白雪的沙沙声，它愈来愈强烈了。路灯已经熄灭。暴风雪带来了很多新的声音——护窗板在轧轧地响，树枝烦人地敲打着屋顶上的铁皮，还传来了某些叹息声，号叫声，呻吟声，絮语声，口哨声，——所有这一切，一会儿汇合成为一种忧郁的和声，使人心里充满忧愁；一会儿又显得温柔而幽静，像在催我入梦似的。就好像什么人在讲着一个充满使心灵感到温暖的无数幻想的神经质的故事。但突然间——这是怎么回事？

窗子上模糊的斑点，突然燃起了一阵天蓝色的磷光，它扩大起来，一直扩散到我的房间的墙壁上。在这片以令我惊讶的速度充满了整个房间的天蓝色的光亮里，好像从什么地方吹来一层浓密的、泛白色的烟云，在它当中仿佛闪着许多火星，使人想起那里人的眼睛。这烟云在无以名状的慌乱之中旋转着，像是被旋风吹转着。它旋转着，消融了——变得更加透明，分裂成许多碎片，用寒气和恐怖向我吹来，在我看来它是毫无边缘的，用一种什么东西在威吓着我。从它里面发出了喧哗声，也像是一种什么东西在威吓着我。或者说很像是一种不满的和凶狠的怨声。于是它又分裂成一块块的碎片，占满了整个房间。它们在充满着天蓝色的闪光里是透明的，它们慢慢地旋转着，逐渐变成了我的眼睛所熟悉的和习惯的形状。瞧，在那儿，在房角里聚集着许多孩子，毋宁说是孩子们的影子，而在他们后面，是一个长着白胡须的老头儿，还有一些妇女……“这些影子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是些什么人？”这时在我的充满了恐惧和惊讶的头脑里闪过了这个问题。

我的思想活动，瞒不过这些在风暴之夜出现的来客。

“我们从哪儿来的，我们是谁？”这时传出了一个庄严的声



音,是悲伤的、凄凉的,就像白雪的沙沙声……

“你记得起来吗?你不认识我们吗?”

我一声不响地摇着头,不承认我同这些影子相识。而他们从容不迫地在空中摇晃起来,好像是在和着暴风雪的歌声表演某种欢庆的舞蹈。这些半透明的、勉强辨别出轮廓的影子,这些怪物,无声无息地聚集在我的前面。我猛然看清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瞎眼的老头儿,抓住老太婆的腰带。这个老太婆弯着腰,用责备的眼光盯着我。他们两个人穿着落满闪光耀眼的白雪的破衣烂衫,我感到有一阵寒气向我侵袭。我知道了,他们是谁,但是他们为什么来呢?

“你现在晓得了吧?”有个声音问我。我不知道,这是暴风雪的声音,还是我的良心的声音,但在它里面有某种威严的、使我慑服的东西。

“这样,你知道了这是谁,”这个声音继续说道,“至于所有其他的人——也是你写的许多圣诞节故事中的人物——是你为了使公众消遣而被写进故事的那些冻死了的儿童、妇女和男人。你现在瞧吧,他们从你的眼前走过,你会看见你的幻想产生出来的这些成果。他们的人数是那么众多,他们又都非常可怜。”

这时,影子在空中晃动起来,活动在他们所有人的前面的,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像是用白雪和月亮的光辉做成的两朵大花儿。

“瞧,”这个声音解释道,“这个男孩和女孩,是你让他俩在点燃着圣诞树的一家有钱的人家的窗户下面冻死的一对。你记得吗——他们看着那棵圣诞树,梦想着就冻死了……”我的这两个小人物毫无声息地从我的面前飞过,消融在天蓝色的闪光里。在他们的位置上,又出现了一个带着愁容的疲惫不堪的妇



女。

“这就是那个母亲，她赶到村子里自己的孩子们那儿去过圣诞节，带给他们一些不值钱的礼品。”

我怀着恐惧而又羞愧的心情看着这个影子。

“此外还有。”这个声音平静地数着我的作品中所有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影子，就在我的眼前飘浮过去，他们的白色的衣衫飘动着，而我因为吹到我身上来的寒气发起抖来。这是些默然无声的、忧伤的影子……他们缓慢的动作和他们模糊的视线中那种无法描绘的忧愁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感到在他们前面有些羞愧，我也就更加害怕他们。他们要怎样对待我呢？他们的出现有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出现是想提醒我什么，或者是想教训我什么呢？

“这就是你刚才写完的最近一篇故事中的人物。”

穿着落满白雪的破衣烂衫的瞎眼老头儿，慢慢地在空中从我面前飘浮过去，他用昏暗的张得很大的眼睛看着我的面孔。他的胡须完全盖满了晶莹的白雪，在他的嘴凹下的地方挂着几根冰箸。老太婆周身白霜，用婴孩幸福的微笑在微笑着，但是这个微笑是不动的，还有在老太婆满是皱纹的双颊上的白霜也是不动的。影子在空中飞翔着，暴风雪老是唱着它的悲歌，在我的心灵里唤醒了某种不安的感情。从前，我一声不响地看着这一切，就像是透过梦的烟雾似的，可是现在呢，某种东西在我的心里觉醒了，于是我想讲话。影子又重新聚集成一大团，形成了一团毫无定形的模糊的云。从这团云里，有许多我笔下的人物的各式各样的眼睛，带着悲伤和忧愁看着我，由于这些不动的和死人的目光，我感到更加不舒服和羞愧。

暴风雪停止了歌唱，所有的声音都随着云消失了。我再也听不见时钟的单调的滴答声、白雪的沙沙声；也听不见同我讲



话的那个声音。到处是一片全然的寂静，我的幻想的成果也都变成死的。——他们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不动地停在空中，就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而我也怀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热切地等待着，在死人的眼睛的寒冷的视线之下感到苦恼不堪。

这样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我始终无法把我的眼睛从这些影子移开去。最后我的耐性终于消失了，我就忧郁地叫喊起来：

“我的天哪！为什么要这样？这有什么意思！”

这时又重新传来了那个缓慢而又冷漠的声音：

“你自己回答你的问题吧……你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为什么？生活的苦难中那些到处可以感触到和见到的真实的不幸，仿佛你还嫌不够似的，你又臆造出许多新的不幸，把它们讲给人们听，你想描写你的阴暗的幻想，就好像它们是真实存在着似的，难道在生活中阴暗的和丑恶的事还太少吗？你认为还必须根据你的想象再来补充它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要扼杀人们心中残存的勇气，夺去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让他们看到一些极为丑恶的东西？也许，你是光明和希望的敌人，你想尽可能地创造出更多的阴沉和黑暗的东西，使人们更加失望？或者你憎恨人类，你想毁灭掉他们生活下去的愿望，把生活描写成完全是不幸？为什么你每年都要在自己圣诞节的故事里，不是冻死那些孩子，就是冻死那些成年人；而且你还挖空心思，想使你的描写更加真实？为什么要这样？有什么目的？你好好想想吧……”

我被震惊住了。这些奇突的责备——难道不对么？大家都同样地写圣诞节的故事——拿一个可怜的男孩或是一个女孩，把他们安排在某处经常点着圣诞树的有钱人家的窗户下面冻死。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我是模仿它的——就正是这样。这里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在这个声音前面完全是对的，就



决定向他解释一下圣诞节故事的意思。我承认——我已经认为这个声音不是特别英明的了……

“请您听着吧，”我开始说道，“我不知道您是谁，我也不想知道这一点。您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对不起，我要回答您，此外，我希望，您不要再来打扰我在这一夜安静睡觉的权利。我把人们冻死，是由于善良的动机。描写他们的垂死挣扎，我用它来唤起公众对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人道主义的感情。您理解我吗，我的神秘的对话人？我想打动读者的心，向读者描写出在过复活节时穷人们的悲惨生活。因为读者在过节时，吃得那样有口味，又吃得很多。——我还想提醒读者有关那些因饥饿而死掉的人们。讲述那些为生活所迫的人们胆怯地流着的眼泪，都结成了冰……因为也有读者在寻欢作乐。我要打动人心，我相信读者的心会表示怜悯，我深信吃饱饭的人，靠了我的帮助，会理解饥饿人的情况……我……”

这时在影子中间出现了某种奇怪的可怕的动作。我惊讶地看着他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无声的跳舞当中发起抖来，就好像一阵可怕的寒热病的发作突然侵袭着他们。他们弯曲起身子，好像准备同旋风搏斗，而旋风想把它们吹走，撕裂成碎片。暴风雪哀号、呼啸、嬉笑、怒吼着。影子颤抖着，他们呆滞的眼神依然还是死的，虽然他们面孔的微弱的外形，装出了一些鬼脸，一些可怕的幽灵的鬼脸。甚至连天蓝色磷火的光亮，也因为影子的这种无法理解和无声的舞蹈而颤抖起来。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天哪，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身上出了一阵冷汗，我头上的头发也颤动起来。

“他们在笑。”这个冷漠的声音讲道。

“笑什么？”我用勉强能听见的声音问道。

“笑你……”



“为了什么？”“为了你天真幼稚话语的可笑……你描写幻想的不幸，你想唤起人们心中善良的感情？对于这些人，甚至对现实的不幸也看着好玩而已。假如你在自己的一篇故事里面，把全地球的可怜的孩子都冻死了，——也只有使你的读者们感到高兴。他们，也许会开玩笑地，称你是个希律王，这大概，他们想起你的故事只是幻想，或者会失望地叹一口气的。你想想吧，早就有人想唤起人们心中善良的感情，你记得吗，他们怎样英明地唤醒过人们？你再看看生活吧……傻瓜！当现实不能感动人们，他们的心灵也没有因为严峻的苦难而感到屈辱时，——你的幻想能使人变得崇高吗？你想唤起他的心，告诉他那些由于挨冻受饿而死了的人，讲到生活中所有的阴暗的现象，但每个人都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不问，只知在生活中为自己寻找安静和满足，用施舍的几分钱来镇静自己，你能使他良心发现吗？贫穷和不幸的海洋，残酷无情地把河堤渗漏出洞来，但是那些向堤洞抛豌豆的人，能阻塞住海洋的冲击吗……你也这样希望着吗？”

影子的无声的笑在继续着。我感觉到，好像它再也完结不了，——一直到我死的一天，我都要被恐惧所压倒而看着它。暴风雪恬不知耻地哈哈大笑着，震得我耳朵都要聋了，冷漠的声音始终在讲着、讲着。他的每句话，都像一个冰冷的铁钉，一会儿钉进我的头脑，一会儿钉在我的心上，而影子的无声的鬼脸，变得愈来愈可怕，激动着他们的无声的笑的颤抖，也变得愈来愈强烈。

于是我被黑暗所笼罩，满心痛苦和愤怒，慢慢地沉到了什么地方去。

“这是撒谎！”听了这个声音讲的这些话，我忧愁和发狂地叫喊起来。突然间，我从床上跳下来，拚命地冲向那个黑暗的深



渊,跳到它里面去,由于下坠的迅速而急喘着。口哨声、怒吼声和无耻的哈哈大笑声伴随着我,影子也跟着我穿过黑暗在下落,不过他们在下落时,还一边看着我的面孔,做出各种粗野的鬼脸……

清晨我醒过来时,感到头痛,心里忧郁。首先我拿起那篇关于瞎眼的老头儿和老太婆的故事,重读了一遍……然后就撕掉了。



加那瓦洛夫

我悠闲地在浏览着一张报纸，一个姓氏映入眼帘——加那瓦洛夫，引起了我的兴趣，便看了下列一则报道：“昨夜，现年40岁的小市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加那瓦洛夫在本地监狱第三囚室炉子通风口处自缢身亡。死者因四处流浪而在布斯科夫被拘捕，而且被押送回乡。监狱反映说，该犯性情平和，不爱言语，总是沉思默想。狱医认为加那瓦洛夫自尽身亡系患忧郁症所致。”

看完这则短讯，我想，没准我把这个心事重重的人厌世轻生的原因说得更明晰些，因为我了解他。而且我也不能对他的事避而不谈。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在人一生中这种人并不多见。

……我18岁那年就结识了加那瓦洛夫。那当儿我在一个面包坊当面包师的“帮手”。面包师是“乐队”的一个士兵，他喝伏特加酒很厉害，老把面包团弄得一塌糊涂，一喝醉酒，就爱吹口哨，逮着什么东西就用手指在上面敲出各种不同的曲子，东西做坏了或是早上不能及时交货老板呵斥他时，他便会暴跳如雷，毫不留情地骂骂咧咧，而且总要当着老板的面炫耀自己的音乐天赋。

“什么面团发久了！”他大声嚷嚷，嗽起他那长长的火红色的胡子，两片厚嘴唇弄得吧嗒作响，不知怎么他的嘴唇总是湿乎乎的。——“什么面包皮烤过头了，什么面包没烤熟！我说你呀，真是活见鬼，你可真是眼斜嘴歪的女妖！莫非我天生就是



干这活的命！去你娘的这狗日的活计，老子是——音乐家！明白啦？我——曾经还替喝醉了的吹中音铜号的吹中音铜号来着。吹双簧管的进了局子——就由我来吹。吹短号的害病了——哪个能代他吹呢？我！金一塔一郎一达一吼！你可是个一乡一乡巴佬，喀查普！来给老子结账！

老板是个脑满肠肥的人，长着一双杂色的眼睛和一副女人模样的脸，他晃动着肚子，用他那双短而肥的脚踏着地板，尖着嗓门叫着说：“你这个祸害！灾星！出卖基督的犹太！”——他张开短短的手指，双手朝天举起并且猛然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叫道，

“要不然我会告你谋反请你到局子里去！”

“把沙皇和祖月 Uysa 即 UygaUckapaom：据新约记载，他为 30 个银钱出卖了耶稣。的仆人弄到局子里去？”当兵的怒吼道，双拳紧握已经都要冲向老板。老板退避三舍，啐着唾沫，激动得直喘粗气。他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当时正值夏季，在这个时节在沿伏尔加河一带的城里要找一个出色的面包师确实不易。

几乎天天都要发生这样的闹剧。当兵的饮酒，把面团弄糟演奏各种各样的进行曲和圆舞曲或是像他所说的“节目”；老板则咬牙切齿，而我却因此而落得只好干两人的活计。有一次老板和当兵的又在重演类似的闹剧，我则乐不可支。“嘿，丘八，”老板出现在面包房时，满脸容光焕发，一副得意劲儿，眼睛里流露出狡黠的微笑，喊道，“嘿，丘八，噉起你的嘴巴吹行军进行曲吧！”

“又咋的啦？”军人忧郁地问，他正躺在装面团的大木箱子上，和平常一样又喝得有点醉醺醺的了。

“准备出发！”老板满心欢喜地说。